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# 車廂里的春天

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汽車二場工人创作



工农兵創作丛书  
車廂里的春天

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汽車二場工人創作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1958•

工農兵創作畫書(16)  
車廂里的春天  
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汽車二場工人創作

\*

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 155 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91 号

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\*

書號 0233

开本 787×1092 紙 1/36 印張 17/18 字數 25,000

1958年12月第1版

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7,000 定價(六) 0.11 元

## 序　　言

中共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  
汽車二場委員會副書記 孫進福

汽車二場和其他單位一样，在党的正确領導下，通过偉大的整風和“双反”运动，特別是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勁、力爭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后，廣大职工羣众革命干勁越來越足，思想面貌和生產面貌煥然一新。敢想、敢做的共產主义風格正在成長，本來有許多認為办不到的事情，現在一樁樁地在實現，羣众的創舉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現出來，形成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。

与此同时，隨着整風运动的深入和生產的大躍進，也掀起了一个羣众性的文藝創作运动。因为从躍進中所涌現出來的大量激动人心的新人新事，使我們永远不能忘懷，更激起了我們要寫作的激情。毛主席曾經教導我們，生活是文学藝術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，这更使我們進一步体会到这一指示的正确性。“車廂里的春天”一書，就是在这个大躍進的鼓舞下寫出來的。

“車廂里的春天”所匯集的几篇文章，僅是羣众文藝

創作的一部分。在這些作品中，作者都以飽滿的政治熱情，歌頌和贊揚了交通工人生產大躍進的面貌和在大躍進中的新人新事。例如“征服汽車的人”、“革新之花”、“生產能手趙志航”等，就使我們看到了交通工人是如何在為實現總路線而苦干实干。如在汽車上裝一種安全設備，碰到人就會自動停下來，這一想法是多麼實際而又崇高，但在過去，總被一種“人家外國造汽車的專家和工程師也解決不了，我們怎麼行”的迷信思想所束縛住了，因而不能成為現實。這次，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，一個工人出身的車間副主任袁家風同志（共產黨員），雖然只有高小文化程度，但在破除了迷信、解放了思想以後，在黨的鼓舞和工人、技術員的帮助下，終於試制成功了“自動剎車安全器”。象這樣世界上所沒有過的事情，我們完全有責任用文字把它寫出來，因為它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將起着有益的教育作用。再如生產能手趙志航，他始終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，只要他聽到哪一輛車子發生了故障，他總是想盡一切辦法來搶修。如在作品里所提到的司機老孫技術差，其他司機不願意與他搭班，老趙同志却主動地要求領導上把老孫調到他的車上搭班，情願放棄休息時間，幫助同志提高技術水平，結果超額完成了躍進指標。他的這種共產主義風格，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。

我們交通企業是一個羣眾性的服務單位，時時刻刻

与成千上万的乘客打交道，我場每天平均載客有 40 万人次左右，由此可見，我們服务得好坏，对工農業大躍進和市民日常生活关系何等密切，但我們过去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滿意的。如在整風时期，我們就收到了二万多張大字报，廣大羣众對我們的服务質量提出了尖銳的批評，但我們自开展了服务运动以后，不但提高了服务質量，改善了服务态度，带动了其他工作共同前進，更重要的是調整和改進了交通工人和乘客之間的相互关系，从原來單純的買賣式关系，改变成为同志般的相互协作关系，共產主義精神大大發揚。

在这本書里所收集的“車廂里的春天”、“售票員和乘客”等作品，就是反映我場服务大躍進以來的情况，而这些文章中所反映的情况，只不过是千百件中的几件。但是我們也決不以此为滿足，还要繼續不断地努力，更好地提高服务質量。

这本集子的出版，也雄辯地說明了这样一个問題：在这一馬当先、万馬奔騰的革命热潮中，工人們在总路綫的光芒照耀下，不只是用手开动机器，創造物質財富，同时也敢于拿起筆杆从事文藝創作，創造精神財富。而我們社会主义的企業也不只是生産物質財富的地方，也是產生精神財富的場所。

自然，在我們工人習作者來說，决不能因此自滿，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我們的作品只不过是几棵幼芽，我們決

无理由驕傲，相反，应当更加虛心地努力學習，爭取寫出比現在更多更好的作品，使我們工人文藝之花开得更茂盛，更芬芳。

1958.8

## 目 次

序言 ..... 中共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  
汽車二場委員會副書記 孫進福 (I)

- |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征服汽車的人  | 李慶華 (1)  |
| 老廣海     | 諸馥棣 (7)  |
| 生產能手趙志航 | 李慶華 (11) |
| 革新之花    | 何汪嵩 (19) |
| 車廂里的春天  | 張思伯 (24) |
| 曹玉娥學普通話 | 諸馥棣 (27) |
| 三分錢找頭   | 李慶華 (33) |
| 售票員與乘客  | 諸馥棣 (36) |
| 變化      | 諸馥棣 (39) |

# 征服汽車的人

李慶華

1952年8月20日，673號公共汽車在徐家匯肇事以後，老袁的心里一直不能平靜，他老是在想着一個問題：“要是能在汽車上裝置一種安全設備，在緊急的時候，人一碰到汽車，車子就會自動停下來，這樣不是就不会發生行車事故了嗎？”但是他又一想：“人家外國自有汽車以來，也沒有一個汽車專家或工程師發明過這樣的安全設備，我怎么能行呢？”這種矛盾心理，一直在老袁的心里旋轉着，幾年來，都沒有停止過，但每次都被迷信思想戰勝了，因此，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。

在慶祝黨的三十七周年生日的前夕，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汽車二場的車間支部，召開了一個技術革新動員大會，會上支部書記作了如何開展技術革新的動員報告，並根據生產上存在的問題，提出了二十個急待解決的問題，要大家開動腦筋，設法解決。其中有一個課題就是要在汽車上裝置安全設備，確保行車安全。最後支部書記還加重語氣說：“人家有的，我們要有，人家沒有的，我們

也要有。”支部書記的一番話，把老袁的心里說得亮堂堂。其实，几天前，他听了党委書記作了关于总路線的傳达報告以后，他就在考慮這個問題了，今天，一听到支部書記又提出了這個問題，他对在汽車上裝置安全設備的信心更大了。在小組討論會上，老袁第一个發言，決心要創造汽車安全設備。技術員陳繼遵也主動提出願意協助老袁一起搞。支部書記老裘一听到老袁的決心，就問：

“老袁，有什么具体打算嗎？”

“有一个初步打算。”老袁看了大家一眼說：“我想，在汽車保險杠前面裝兩個鐵臂和几个電鈕开关，再在剎車小氣泵推杆上裝一個磁鐵开关，如果有東西撞击鐵臂時①，鐵臂就將電鈕开关打开，电流便通到磁鐵开关的頂杆，然后推動剎車小氣泵的推杆，使車子自動地剎住。”

“有什么困難嗎？有的話就提出來，支部一定全力支持你。安全行車是一樁大事情，在創制過程中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，但不要怕！”支部書記听了他的打算后，又鼓勵他說。

“支書同志，我要想盡一切办法，把它創制成功。”老袁充滿信心地握着支部書記的手說。

第二天恰好是星期日，老袁一早來到廠里，他一会儿

---

① 即汽車碰到人或任何东西的时候。

走進庫房找來了剎車小氣泵、磁鐵开关、電鈕开关等，一會兒又到車間搬來了電瓶，接着他就忙着按照原來的打算安裝起來，等全部安裝好，準備通電試驗時，他的神經有些緊張，他停了一下，抑止了過分緊張的心情，然後，將電鈕开关一開，只聽見磁鐵开关“括嗒”一響，剎車小氣泵的推杆一點也沒有動。他又繼續試了幾次，只聽得“括嗒”“括嗒”的響聲，小氣泵的推杆仍然不動。他有些着急了，連忙將小氣泵卸下來進行檢查，一切都很正常。這時已經是晚上十點鐘，他有些氣餒了，但當他想到支書講的話：“創造總是有困難的，共產黨員就不應該被困難吓倒。”於是，他的緊張情緒又緩和下來。

星期一下班以後，別人都已走了，他又搬出那些東西，蹲在地上不斷地擺弄，煙缸里的煙灰已經滿了，但是仍然沒有結果。這時支書走了進來，為了不打擾他的工作，便站在老袁的背後看他做試驗。老袁因為蹲得久了，想站起來伸一伸腰，回头一看，見支書站在後面。他搖了搖頭說：“不行啊！已經搞了兩天，還沒有結果。”

“不要泄氣，困難是一定會有的，要是這個東西能創制成功，不但保證了行車安全，也具體地體現了我們車間更好地為車隊服務。還有那些問題沒有解決？”老裘拍了拍老袁的肩膀關心地說。

“小氣泵推杆推不動。”

“小氣泵推杆推不動。”老裘蹲了下來，仔細地看了

看机件，然后对老袁說：“是否可以从别的地方想想办法呢？”他看了看老袁疲憊的臉孔，推了老袁一把說：“喚！時間不早了，快回去吧！”

“是不是可以从别的地方想想办法呢？”这句话給老袁的啓發很大。第三天晚上，他放棄了原來的打算，蹲在地上用粉筆不斷地画草圖，那个大的方框框代表加力剎車泵，那个小的方框框代表小氣泵，大框框和小框框的兩端都画有導管，他不断地琢磨着，画了又擦，擦了又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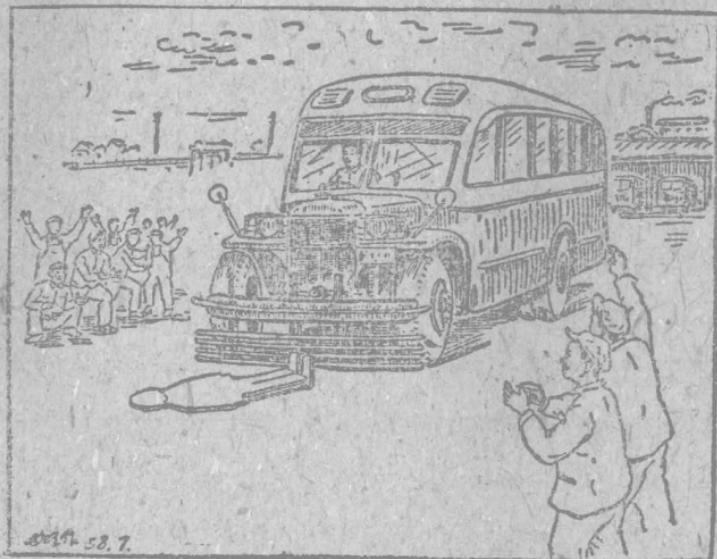
“喚，有了！有了！”他差一点叫了起來。在加力剎車泵上裝一个“凡尔”和一个磁鐵开关，通电以后，用磁鐵开关的頂杆將“凡尔芯子”頂开，使空气進入加力剎車泵，这样加力剎車泵气室里就發生压力差，來控制剎車，使車子能立刻自动地停下來。当他重新琢磨这个新發現时，又發現了新的問題，当空气進入加力剎車泵后，如果由加力剎車泵通向引擎的導管不加以切斷的話，这样会使加力剎車泵气室內真空降低，吸力減小，也就減小了压力差。他又鑽研了好一会儿。又把“凡尔”裝到由加力剎車泵通向引擎的導管上，这样就能克服这个“毛病”，从原理上設計成功了，老袁發出了微微的笑声。但当他走到厂門口的时候，最后一輛交通車也已經开走了。……

一輛在保險杠前面伸出一公尺長的兩個“鉄臂”的“特殊”汽車，由老袁从車庫开到試車道上。“老袁的技術革新初步成功了。”这一消息一傳出去，許多人都來看了，

大家帶着兴奋、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个新創造。开始試車了，副場長手里拿着馬表，發出了試車的号令，人們都退回到試車道的兩旁，目不轉睛地站着看試驗。

“噠”的一声响，木質的假人倒下去了，車子緊急的自動停了下来，副場長高声喊着：“从撞击到車子完全刹停的时间是半秒鐘。”这时，人們又圍攏了來，他們不斷地称赞着，一个長着滿腮鬍子的司机高兴地说：“这下可把我們司机乐坏了！”人羣中嚷着要求再試一次，副場長接受了大家的要求，又發出了試車号令。“噠”的一声，車子又自动的刹住了。党委書記老孙和場長老宋也和大家一起拍手称好。

为了使安全裝置更保險和灵活，在党委的支持下，特



自動剎車安全器試制成功了。

•蔡世明插圖•

地組成一个包括各工种的突击隊，苦战了一夜，再次試驗时，这个安全裝置更加灵活了。

二次試車結束的時候，挤在人羣中采訪消息的厂报“記者”小李对副場長說：“安全設備是創制成功了，但連个名称都沒有，得給它起个名字啊！”

“对！”大家都說。这时不知誰說了一句，就叫它“自動剎車安全器”吧。同志們都說好。

这时，老袁同志面露笑容，他从車上跳下來，場長和党委書記忙上去和他握手，向他祝賀。場長拍拍老袁的肩膀說：“赶快回去休息吧，你昨天又是一夜沒有睡了。”老袁却搖搖头，走向办公室去了。

## 老 廣 海

諸 馥 棟

在旧社会，“老”这个字代表生命力的衰退或死亡。但今天，人們对于它的感受有多大的变化啊！这几年我遇到过多少老年人，他們的干勁，对社会主义建設的热情，使我激动，也使我慚愧得臉紅。孙廣海就是其中一个。

在公共汽車二場，孙廣海是一个老年司机，大伙習慣地称呼他老廣海。說他老，嘿，他就是不服气。說實話，他那种淳朴、热情，干勁十足，富于朝气，还帶些固执的性格，就象一棵古老的松柏，外形有些衰老，內部却充滿着生命的活力。他那股愛祖國、爱劳动的勁兒，只能使我們產生尊敬。所以叫他老廣海，我想，大概就是这种思想感情的表示吧！

老廣海是个安全司机、生產能手，1956年他是汽車二場的先進生產者，今年又被大家推选为上海市1957年先進生產者候选人。這是我們國家对劳动的獎励，人民給予先進工作者的榮譽。可是这对热爱劳动的人來說，真象是加了一鞭，奔騰的快馬更加飛躍了。

今年祖國進入第二個五年計劃，老廣海為自己訂了一個小五年計劃，立下了宏願，保證五年不缺勤。

五年！不簡單哪，不是還有一些青年（壯年）他們經常在鬧“病”，甚至還有為了這些事對醫師們生氣嗎？可這保證却從一個年達五十八歲的老廣海口里提出來了。

缺勤率在交通單位是一個嚴重問題，但是老廣海在解放九年來沒有請過一天假，雖然我了解他有嚴重的關節炎，有個時期連膀子都抬不過頭。特別是1956年那次他生了個毒瘤，他還是堅持工作，這種熱愛工作的優秀品質，在我腦海里永遠也不能泯滅。

1956年夏天，天氣特別熱，公共汽車行駛在柏油路上吱吱直响，連知了都喘不過氣來。公共汽車駕駛室里，發動機還不斷散發着熱浪，司機就象在平爐邊操作，因此，缺勤率也象溫度表上的水銀柱似的直往上升。根據統計，這一年汽車二場的缺勤率達到39052人次，是全場總人數的25倍。老廣海也病了，胳膊上生了一個瘡瘤，有碗口那麼大，雖然他支撐了好幾天，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有這麼大的瘡瘤，還要在高溫的駕駛室里進行繁重而複雜的司機操作，困難是可以想像的。雖然領導和醫師想一再說服他，甚至帶有強制性的要他休息，可是沒有收到效果，他那倔強的個性和工作的責任感，使他克服種種困難，保持了全勤。

這件事一直在衝擊着我的心灵，老廣海能夠保持九

年全勤，是經過多少次思想上和肉体上的艰苦斗争，是什么力量在發生作用，使我思索良久。为了解决这个問題，我决定想和他談一次。

最近，我找到了他，正好他出席了上海市工人代表大會回來，我直截了当地要他談談为什么这样热爱自己的工作。他笑着告訴我，那一次在胳膊上生了个瘡瘤，开始还不覺得，后来越腫越厉害，才跑到交通职工医院去看，誰知医师大吃一驚，因为这个瘡如果再向上發展，到了肩骱上，那整个膀子就完了，就连生命都危險。外科医师本來是从汽車二場調去的，老廣海的脾气他知道得很清楚，所以管自地替他办理了入院手續，把老廣海往病房里推，他幽默地对我說：“这是强迫命令了。”他繼續告訴我，当时真急慌了，但是他急中生智，到底讓他想出了一条緩兵之計，他告訴医师住院是可以的，但得往家送錢去，医师扭不过他，只得同意他回家一次。說到这里，他的臉上顯得有点靦腆，我知道他以后就沒有去。

“这是違反劳动保护的，从医学上來說也是不允許的。”我半开玩笑地說。

“哼！”这下他倒認真起來了，他說：“劳动保护不是要你去請假啊，这是解放后才有的事，过去，我当过学徒，开过私卡（私营卡車），誰还管你这些，就是生了病，也不敢講啊！”

“你哪來这股勁？”这一問，他呵呵地笑开了，精神也